

文淵樓叢書

讀書偶記

第三冊

讀書偶記

卷五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史家歲首書元

舊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前元至某月某日書改元新唐書歲首書元必書後元亦至某月某日書改元司馬溫公作通鑑辟范夢得爲屬嘗以手帖論之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隨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蓋自來史家多書後元惟新舊唐書

各異故溫公特與范言之以范專任唐事也容齋洪氏極論其非然如舊唐書之書前元至明年歲首突書後元二年竟似無元年者亦不便於觀覽若至某月某日提書某元元年又恐觀者誤爲兩年而非一年事然則不善讀書而但嗤著書者之例不善亦過矣愚意不論書後元前元若書後元則卽註其下曰自某月某日以上仍某元幾年某月某日改元若書前元則卽註其下曰某月某日始改某元如此則意明而無窒而不通之事矣

一朝之君或數年而一改元或一年而改數元故余

言之如此至若改革大事也如隋恭帝何妨直書義
寧二年五月戊午遜位於唐隋亡於分卷前直書唐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卽位改元溫公貫千七百
年爲一書欲其例之畫一故有是論然如此書之亦
不嫌於例不畫一也

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溫公通鑑
考異曰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
解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公子卬與魏戰
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

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
龍賈及秦師戰於雕陰與

秦本紀魏世家皆合考異雖引此事謂在後二年而通鑑本文則載於三十六年朱子綱目亦然皆在蘇秦方合從而未說韓魏齊楚前不知何據此出於遊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余按張儀以連衡說趙有云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蘇秦傳正用此語儀方短秦而欲敗其約豈肯誇大之者考蘇秦合從在顯王三十六年歲在戊子張儀連衡始說魏在慎靚王四年歲在甲辰中間正十五年此十五年秦趙未嘗交兵雖齊魏受秦之欺一伐趙而秦不自出師惟顯王三十九年秦伐魏四十年又伐魏四十五年伐魏四十七年又伐魏慎靚王二年伐韓亦

非不出函谷關者韓魏鄰秦秦易侵之而自畏諸侯之約未嘗深入實不敢加兵於趙十五年也

韓姬弑其君悼公

史記韓世家昭侯十年韓姬弑其君悼公小司馬索隱曰姬亦作玼姬是韓大夫李斯傳若韓玼之相韓安也索隱曰卽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余謂索隱之言非也按昭侯十年韓滅鄭已二十七年矣鄭固不得有嗣君卽有之亦與韓大夫比肩事韓不得爲弑其君且韓姬韓玼自是兩人不可混而爲一李斯傳明云若韓玼之相韓安也

韓安是韓亡國之君而韓玘爲之相必是蠱惑其君以擅其政而亡其國者故李斯援以比趙高也按秦滅韓安歲在辛未秦政之十七年也若韓昭侯十年歲在壬申周顯王之二十年也又壬申六十年而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又五十九年而至辛未爲秦滅韓安之年相去一百二十年而可以混而爲一乎但是時韓之君爲昭侯何得復有君爲悼公六國表於是年亦註韓姬弑其君又非史之誤書余細心推之而知悼公爲晉之君也考竹書紀年周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是韓趙共遷之也顯王

十年鄭取屯留尙子

是時韓改稱鄭

是韓獨取之也自是不

見晉事而晉之君爲韓所虜則可知晉雖不成爲君而固韓之君也悼公其晉桓公之子與韓姬其卽韓昭侯之名與不書昭侯而變文書名史所以正其弑君之罪者嚴矣

顏師古註漢書不引周書諡法

漢諸帝紀註引諡法皆應劭說師古不增一語也其於諸侯王功臣侯王子侯諡皆不引諡法以釋之惟燕刺王傳引云暴戾無親曰刺廣川繆王傳引云蔽仁傷善曰繆而周書皆無此語江都易王傳引云好

更故舊曰易與周書小異

周書好更改舊曰易或改字誤亦未可知

諸侯

王表中山穰王引云好樂怠政曰穰或者疑其誤記

荒謚

周書好樂怠政曰荒

不知師古所引皆非周書也又泗水

勤王下註云勤謚也不引謚法元帝紀長沙煬王下

不引謚法而云讀作供養之養諸侯王表王赧下註

云謚也一曰名也而赧非謚非名頃王后下註云諸

謚爲傾者漢書例作頃

師古註頃字非一皆作如字讀

按頃與愼通

周書謚法解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愼曰頃非惡謚

也漢以後或有傾謚而漢諸侯王之謚爲頃者不盡

傾覆未可概謚爲傾也隋志有魏晉謚法十三卷何

晏撰

晏不得爲晉撰謚隋志誤

唐志有何晏魏明帝謚議二卷晉

謚議八卷晉簡文謚議四卷未知顏師古所取何家也

王嘉爲南陵丞

漢書王嘉傳云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此非師古之言也按班志丹陽郡屬有宣城而無宣州安得有宣州所屬之南陵縣也意傳寫時無識者闌入之而妄稱師古否則師古本云屬京兆遼京兆字破損漫漶而爲後人以意改之也今註有云御名有云淵聖御名知此本爲宋高宗時傳寫本其

誤必始於是時也班志京兆尹所屬有南陵百官公卿表蓼侯孔臧爲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是也南陵下班氏自註云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師古註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言霸水本名茲水蓋文帝塋霸陵薄太后塋南陵故南陵橋爲廟中衣冠月出遊之道

三國時有兩劉岱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曰公山正禮策高足於前按三國志魏武紀兗州刺史劉岱裴松之注云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紀又云劉備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裴松之引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
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又按吳志劉繇字正
禮東萊牟平人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此兩劉岱皆字公山而顏所引乃東萊之劉岱非沛
國之劉岱也當遣擊劉備時兗州刺史東萊劉岱已
見殺於黃巾事亦見魏武記裴註雖云事見吳志其
實吳志但紀官位名字而事皆見於魏武紀耳

陳琳爲袁紹作檄

昭明文選此文標題曰爲袁紹檄豫州李善註引魏
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

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今案魏志陳
琳傳全無作此檄告劉備以下數語皆善妄增又案
後漢書及魏志袁紹傳宣此檄時已在備奔歸紹之
後然則非獨善註妄也卽昭明標題亦不當云爲袁
紹檄豫州宋胡三省註通鑑知善之說非也乃泥於
昭明此題而云蓋帝都許許屬潁川郡豫州部屬也
故選專以檄豫州爲言此似但見文選之題而未細
看陳琳之文檄首一行云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
相守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非劉備而誰乃以爲指其
地言耶此檄末云卽日幽并青冀四州全進書到荆

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
羅落境外則非專檄豫州可知裴松之魏志註云魏
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此爲得其實故余謂此當
題爲陳琳爲袁紹檄州郡討操左將軍領豫州刺史
下郡國相守上當有告字如魏檄吳將校部曲云尙
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也操檄吳託之或紹檄
操託之備皆倚以爲重二檄俱出陳琳之手其體例
同可知也或名而備不名者尊帝室之冑又或本有
而傳寫遺落未可知也近有重訂文選者見此檄首
一行不甚可通乃爲之註云蜀志先主歸陶謙謙表

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又稱守者郡守也左將軍旣非郡國相豫州刺史亦非郡守何得強紐而合爲一耶

三國志別有微意

陳壽身爲晉臣晉受魏禪僞魏是僞晉也故不得不紀魏而傳蜀者勢也然不曰魏史魏書而曰三國志者是已爲等夷之說矣魏武紀首云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何等煩細輕薄先主傳首云漢景帝中山靖王勝之後也何等謹嚴慎重魏紀後評云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而先主傳後評云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而猶恐觀者之未知其意也於是於蜀志末特收楊戲之季漢贊而大書之曰贊昭烈皇帝此其用意微矣而後世不察猶以不知正統譏之過矣

晉書不當爲嵇阮立傳

晉書阮籍傳景元四年冬卒景元是魏元帝年號籍雖浮沈於魏晉之間其人品遠遜嵇康然身歿於受禪之前實未嘗入晉也至嵇康死於鍾會之譖又在籍死之前晉書立此二傳失於限斷矣若以魏志所

載簡畧欲存二人之梗概則或於山濤王戎傳後述
竹林之遊因而及之可也否則於阮咸傳內云叔父
籍嵇紹傳內云父康云云亦無不可也

東晉傳述紀年

東晉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
所滅以事接之

事字上當
有晉字

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

王之二十年或據此謂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
黃帝爲後人僞託之一證案今本紀年非晉時汲郡
所出之本此何待言然謂紀年實始夏后則非也山
海經大荒西經郭註引竹書帝產伯鯨是爲若陽海